

宋景詩與武訓

樊粹庭編劇

西安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印

前言

三年以來，西安市的戲劇工作有了不少成績，但不可否認的還有很大的缺點，那就是缺乏新劇本。「宋景詩與武訓」和「劈山救母」，是樊粹庭先生一年來新寫的兩個比較成功的劇本，前者是創作，後者是根據皮影戲「沉香劈華山」改編的。但改編之後，無論在內容上形式上與原劇本都大不相同了。

當然，兩個劇本都難免還有許多缺點的，現在我們把它印出來，是爲了目前適應各劇社劇本的迫切需要，同時希望各地從事戲劇工作的同志們提出寶貴的批評和意見，使這兩個劇本得到進一步的修改，能夠更加完善起來。這是我們印行的目的。

西安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編寫宋景詩與武訓的經過

一九五〇年西安解放不久，我和一位由陝北來的老同志在閒談中偶然問及對武訓應該是怎樣的看法；他遲疑了一下說：「武訓爲地主階級服務，不是我們所推崇的人物，我們所要歌頌的是富有鬥爭性的人民英雄」。就從這短短的批判中，我對武訓開始有了新的認識，但還不能了解到武訓的醜惡本質。

自從對武訓電影展開了思想批判以後，看了許多論文，參考了武訓歷史調查團所發表的各種材料，最後又閱讀了周揚部長對武訓的總結，我的思想才較爲明確起來。同時所有的論文和材料都談到了宋景詩這個英雄人物，宋景詩愈可愛，武訓便愈可憎；因此才激起我們編寫「宋景詩與武訓」的動機。

一九五一年八月開始動筆，但是很難找出宋景詩與武訓的關係事跡，所以也就很難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經過兩個月的思考和友人的多次研究，才決定了初步意見。主要是：

- 一、寫宋景詩和武訓青年時代的一段關係，從故事開始到結束時間約爲兩年。
- 二、依據武訓歷史調查團所發表的人物事跡，除少數次要的以外，其餘都儘量容納在故事裏面尊重調查內容。

三、故事寫到宋景詩發展壯大勝利及武訓的靠山楊鳴謙被殺遭受打擊爲止。

四、照顧演出效果，盡量加強該劇舞蹈性。

依靠以上幾點決定開始擬定提綱，一再討論才正式動筆，十二月底完成初稿。大家認爲先行排練，演出看一看舞台上的形像後再來提出修改意見。初稿後就由獅吼劇團試排，上演後，一連演出二十三場，均告座滿。觀衆們對宋景詩以及他周圍的英雄人物們都表示歡迎，對武訓的卑鄙行爲都表示憎恨，大家開會討論也認爲效果還好，但也有一些缺點：

一、不能使武訓向宋景詩栽贓。

二、應注意武訓對人民的欺騙方法，不可能出頭露面的作惡，以顧及到歷史的真實。

二、武訓的乾媽楊二妮，不可過分強調。

四、加強宋景詩的羣衆運動。

五、了證和尙這個人物使用與否的問題。

遵照大家這些意見不斷的修改，也不斷的演出，改了再演，演了再改；但因爲我個

人的能力有限，修養太差，一直到現在還不能做的很完整，缺點尙多。西安市文聯主張

先行刊出，以便更廣泛的徵求各方面的寶貴意見，我很同意這樣作，希望借此得到很好

的學習，並通過大家的批評和幫助，逐漸地把它變爲一個比較有教育意義的劇本。

登場人物：

楊鳴謙：民團團長，係統治階級的代表。五十五歲。簡稱「楊」。

楊樹坊：鳴謙過繼子，二十七歲。簡稱「坊」。

楊祿：楊家奴才，三十一歲。簡稱「祿」。

張福：楊家奴才，三十歲。簡稱「福」。

陳壽：楊家奴才，二十九歲。簡稱「壽」。

宋景詩：起義農民，「黑旗軍」首領。二十八歲。簡稱「宋」。

肉翅膀：農民，二十四歲。簡稱「肉」。

王百靈：農民，十八歲。簡稱「靈」。

王二秀：農民，二十歲。簡稱「秀」。

三疤拉眼：農民，三十四歲。簡稱「三」。

二馬鞍：農民，二十五歲。簡稱「馬」。

愁二扁担：農民，二十四歲。簡稱「愁」。

宋景容：景詩妹，十八歲。簡稱「容」。

宋陳氏：景詩妻，二十六歲。簡稱「陳」。

齊老漢：農民，六十六歲。簡稱「齊」。

齊來運：齊老漢之孫，十歲。簡稱「運」。

武訓：流氓，統治階級的幫兇。二十一歲。簡稱「武」。

趙女：村女，十七歲。簡稱「趙」。

秦女：村女，十七歲。簡稱「秦」。

婁大紳：地主，五十餘歲。簡稱「婁」。

張大紳：地主，五十餘歲。簡稱「張」。

郭大紳：地主，四十餘歲。簡稱「郭」。

馬大紳：地主，五十餘歲。簡稱「馬」。

郭春熙：堂邑縣知縣，四十餘歲。簡稱「熙」。

楊二妮：武訓乾媽，二十六歲。簡稱「妮」。

恆齡：清提督，四十四歲。簡稱「恆」。

許善民：村民，簡稱「許」。

小春：小商販，簡稱「春」。

光棍二人：均二十餘歲。簡稱「棍甲」、「棍乙」。

地方：柳林鎮地方。簡稱「地」。

賣卜者：簡稱「卜」。

賣香紙的一人：五十餘歲。

書僮二人，丫環二人，清將四人，屠戶二人，鼓樂四人，團丁四人，衙役四人，人民羣衆男女若干人，兒童若干人。

第一場 探 珍

(張福及楊祿各帶抬夫四人抬些東西分由上下場門上。張福以下簡稱「福」。楊祿以下簡稱「祿」。)

要想有勢利，
生在富豪家。

(繞行相遇)

賢弟你回來了麼？

回來了。大哥也回來了麼？

不錯，我也剛回來；你此去怎麼樣？

咳！此番姪少爺要到省城求取功名，老爺教咱去辦置珍貴禮品，帶到撫台衙門，拜託人情；這個差事非同小可，是我跑了數月，走遍了南北二京蘇杭兩州，也沒買來如意的東西，一定要受老爺的責罰。你怎麼樣？

我這趟倒買來些東西。

甚麼東西？

你聽！翡翠珊瑚朝珠四串，玉如意九支，赤金洋鐘兩個，水晶筆架三對，周鼎一個，珍珠首飾五朵，漢磚硯台十方，瑪瑙手鐲十付，古瓶兩個，海龍皮袍筒子三

僮 環 僮 環 僮 福 僮 祿 福 僮 福 祿

件，白狐皮筒六件，玄狐皮十八張，宋瓷碟碗四十八件，別的還有……。

好了好了，你真有辦法，比我強，我淨買些粗貨，反正我是挺上啦，老爺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走，交差去。

哈哈！（作得意狀）同行繞圓場，你們（指抬夫）在此等候。（抬夫放下担子）

（二僮由下場門持掃帚掃地上，二僮以下簡稱「僮」）
二位管事回來了麼？

回來了。老爺可在後堂？快去傳稟一聲。

老爺還沒起床，不敢胡亂傳稟。

太陽快到正午，你去稟稟看。

好！我去看看。（轉身行）秋菊春紅快來！

（二丫環上，二丫環以下簡稱「環」）

甚麼事？

張福楊祿辦東西回來了，妳快去稟與老爺知道。

老爺剛起床，正洗臉哩！我去稟報。（二環下）

秋菊說話真好聽！（楊鳴謙內白）『嘿！』（二僮驚視）

老爺出來了！老爺出來了！（二僮垂手侍立）

張福楊祿回來了！（低頭垂立）

怎麼他倆人回來了？

是的。

回來的正好，快教他們來見我。

是。（轉身出外）（楊坐正場）老爺下來了，叫你們倆上去回話。

担上堂來。（抬夫抬進堂中）（福祿跪稟）給老爺請安！

罷了。

是！（起立）

命你二人去辦置東西，可是怎樣？

小人遵命辦到。

呈上一觀。

是。(各呈上貨單子)

楊 祿 楊 福 楊 福 僮 福 坊

(接單子)待我仔細觀看！(唱)楊鳴謙喜洋洋心中盤算，爲兒子功名事細審貨單；(看單子)唉！這一些粗東西何人置辦？(怒目視二人)

(跪)小人不會辦事，老爺饒恕！(叩頭)

嚶！(唱)教老爺怎有臉獻與高官，惱上來我將你的狗腿打斷，(以足踢祿)只氣的楊鳴謙火上頭尖。(白)給我退了！(祿抱頭引四抬夫下)該死的奴才。

(唱)似爾等無用的人我懶得觀看；(將兩個單子都扔地上)

老爺你看看我這個單子！(拾起復呈上)

(復看驚白)呀！(唱)這貨單果然是名貴非凡。(白)快快抬上來！(看單子)哈哈！

子)哈哈！

(出門)抬進來，(四抬夫抬上)老爺請看！(去蓋)

(看)哈哈！好哇！(唱)這一些珍貴物先抬後院，快請僮少爺到堂前。(白)

哈哈！(坐)

隨我來！(四抬夫隨福下)

有請少爺，老爺喚你。

(小生扮楊樹坊內白)知道了。楊樹坊以下簡稱「坊」。

(上唱)正在書房把書唸，老爹爹喚我何事端，走上前忙把老人見，(施禮)問爹爹你昨晚可睡安然？

罷了，我兒坐下。
是。(坐)

樹坊！

爹爹！

眼看省城考期將近，我兒應該準備登程才是。

爹爹！(唱)孩兒生來太愚笨，難趁爹爹一片心，今年不去改年去，容兒細細把書溫。

我兒差也！(唱)吾兒說話欠思論，可見你入世不太深，考場不是比學問，主考愛的是銀和金。(白)吾兒不必憂慮，適才張福回來，辦來名貴珠寶，進省交你帶去，爲父寫信託友轉送當道，此去必能名登金榜，隨我去到後堂辭別你那衆位母親去呀！哈哈！

兒遵命。

(唱)吾兒隨父後堂進；(下)

(唱)後堂拜辭衆母親。(下)

第二場 習武

(配景，靠下場門一個破屋，屋右有小籬笆牆，院中有一小磨及小甕瓦盆瓦罐之類)

的東西。)

(屋中正冒炊烟，聽屋中有歌聲，宋景容在內唱：『高高山上有馬猴，窪窪田中有水牛，深宅大院養肥狗，破小屋裏磨豆腐。』宋景容持木杓子挽袖子由小屋中出，宋景容以下簡稱「容」。)

容

飯作好了，我哥哥嫂嫂怎麼還沒有回來呀！(遠望唱) 嫂下地我作飯，天色已晚沒回還，站立門前抬頭看，紅日滾滾落西山；別家的羊羣都回轉，担柴的大哥過村前；(轉身磨豆腐) 哥哥作活太苦幹，起早睡晚不偷閑，低下頭來自盤算，爲何一年壞一年，看起來老天不睜眼，旱澇不均種地難。

(宋景詩同其妻陳氏持鋤頭及鋤頭小籃子上，宋景詩以下簡稱「宋」，陳氏以下簡稱「陳」。)

宋

(唱) 日出東方落西方，

(唱) 家家戶戶燒晚湯；

(唱) 二畝半地種不上，

(唱) 除掉荒草長禾秧；

(唱) 回到家來抬頭望，

(唱) 妹妹妳也在家忙。

容

哥哥嫂嫂您可回來了，把我急壞啦！(把東西接過)

宋 陳

趕着把地鋤完，貪了一些活，回來晚了一點。

你哥哥趕的太緊了，今天鋤不完，還有明天哩！怕狗把日頭吃了似的，非幹完不行。

（宋坐小橙上吸煙）

我哥哥就是性子急，飯早就作好了，到屋內吃飯吧！（先將東西拿進屋中）

好，吃飯。飯哪？（起立）

還不是豆腐渣煮薺菜麼！

能有豆腐渣吃就好，別家還比不上咱們！（苦笑同陳氏進屋中）

（聽見屋內容說：『哥哥我還給你留個黑饅饅哩！』又聽見宋說：『妹妹你吃

吧！』容又說：『我不餓，哥哥嫂嫂你倆每人吃半塊吧！』又聞三人笑聲。）

（天色漸暗變燈光）

（王百靈端一碗豆角上，王百靈以下簡稱「靈」。）

丫頭哥！嫂子！

（內白）『誰呀？』

我。

（手端碗出屋門看）哦！百靈啊！端的是甚麼？

俺娘教給您送來些豆角！

靈 宋 靈 宋 靈

宋 陳 宋 容

陳 王大娘太想着我們了。（出來接到屋中去）

百靈你坐，你吃碗豆腐渣吧！

我吃過飯了。（坐）

咳！你家也很困難，以後不要再送東西過來了！（一笑，坐下，放碗。）

咳！（唱）開言叫聲宋大哥，這一些小東西算甚麼，我家租人三畝地，繳了租子少吃喝，倘若這地屬於我，憑俺母子勤耕作，吃了穿了有餘剩，一年四季不愁鍋，惱恨楊家太可惡，不管旱澇收那麼多，何時才有好日子過，只得年年熬煎着。咳！

咳！（唱）賢弟說的真不錯，咱們倆家差不多，逼得咱們無路走，咱把農器一齊攔。（瞪眼）

對！

（上）妹妹說：那碗豆角留着明早讓你帶到地裏吃哩，好不好哇？

好。（一笑）明天一早我還得去賣豆腐。

哦！（陳去拐豆腐）妹妹涮了鍋到外邊來吧！

（容在屋中應聲『哦』！）

妹妹把豆漿給百靈子舀一碗來。

我不喝。

陳容

（容由屋端一碗豆漿出來遞給百靈，容、靈二人都有羞色。）
妹妹真長成大閨女了，見人會害羞了。

慫看俺嫂吧！（近陳戲打一下卽幫陳拐豆腐）

（宋及陳均大笑，容和靈均低頭，此時有月光。）

大哥！今天晚上好明的月亮，肉翅膀他們幾個人說今晚一准來和你學武藝，怎麼還沒來呀？

宋

說甚麼向我學武藝，咱們是苦中尋樂，大家每晚聚在一塊玩玩罷了！哈哈……
（肉翅膀，三疤拉眼，王二秀等上，肉翅膀以下簡稱「肉」，三疤拉眼以下簡稱「三」，王二秀以下簡稱「秀」。）

肉秀

宋大哥，宋大哥！疤拉哥今天由外販貨回來了！

（宋等起立迎接同說『哦』！）

宋

（拉三手）三哥，你今天回來的麼？外邊生意怎樣？

三

別提了！這次我到外邊去販賣羊，因為各處亂得很，官紳逼得民變，誰還有心作生意，我賠了幾隻羊回來。

外邊是個啥樣啊？

宋

亳州一帶的捻軍苗沛霖聲勢浩大，屢次打敗了官兵，向北攻來，咱們東西附近黃

旗張善維，紅旗洛文，白旗程書文，藍旗左臨明各部領頭紛紛拉起了萬而八千的人馬不等，眼看看大清的江山（低聲）保不住了。

（衆都注意聽）

這都是被逼起來的，大家請坐吧！（衆分別就地坐）妹妹端盆漿來帶兩個碗。是啦！（同陳氏進屋中）

（愁二扁担扭二馬鞍上，愁二扁担以下簡稱「愁」，二馬鞍以下簡稱「馬」。）

（怒）愁大哥，你來給俺倆評評理！

（起立）全事？全事？

（陳及容由屋中端盆豆漿及二個碗出來）

讓他說吧！我沒說的！

二扁担撒手，先說一說。

（撒手）您聽啊！（唱）他借我毛驢去趕集，回來丟掉了我的驢，因此俺倆撕打起，不賠我毛驢我不依。（又想打架）（白）賠我的驢！

（勸阻）不要打！不要打！

二馬鞍，你怎麼會將驢子丟掉了哇！

宋大哥呀！（唱）未曾開言淚滿面，聽我與您說實言：今日清晨把集趕，想賣雜糧交租錢，借了扁担的毛驢子，馱着糧食圖輕肩，一直去到柳林鎮，賣了銅錢一

陳 宋 衆 宋 衆 馬 愁 三等 愁 宋 衆

吊三，拿到楊家去交租，他管賬的先生打算盤，說俺交租太遲緩，利上加利欺哄俺，算俺應該三吊半，留下毛驢不放還，那時我向他把賬算，我身上挨了三四鞭，回到莊來無臉面，實在對不起二扁担。（蹲下哭）

（二扁担氣漸平，宋不言沉思，陳苦臉，其餘的同白）好惱！（唱）聽罷言來好氣忿，楊家這樣欺窮人，恨上來踏平您柳林鎮，鋼刀挖出他的心。

二扁担，這事不能怨二馬鞍，他已經夠傷心了哇！

大哥，剛才我沒等他把這事說明白，我一聽說把驢丟了，我就跳起來了，不容他說話，拉到這來教你評理，現在我才明白了是這麼回事。

二扁担！我們大家對錢給你買個驢好啦！

那不能，驢我不要了！（近馬）鞍哥！方才都是我的錯，你受了委曲，我還打了你耳光，你別生氣，鞍哥你打我一下好啦！（指自己的臉）

扁担，我真對不起你！

好了好了！都是好朋友，哈哈哈哈哈……

是的，咱們都是窮人，咱們都是苦人，有錢的人不愛咱，咱們自己要相親相愛。對。

都坐下吧！（衆分坐下）

我給您盛豆漿喝吧！